

如何治理“婚嫁陋习”“高价彩礼”? 记者蹲点浙江唯一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观察 一场为爱减负的实验

本报见习记者 周林怡 记者 黄珍珍 杨 群 共享联盟·三门 陈玲玲



新人们在三门栖霞谷开展“相约百年·与爱同行”集体婚礼。

三门县结婚登记户外颁证基地

近年来,喜宴铺张、低俗婚闹、随礼攀比等新闻频出,一桩结婚喜事,竟时常变了味、走了调。不久前,江西赣州大余县一则关于农村婚嫁彩礼举报公告引发热议,举报范围包括彩礼金额、婚车数量、婚宴桌数等。当地民政局表示,发布公告的目的是倡导移风易俗、反对高价彩礼。

“小伙辞职卖饼挣彩礼”“媒婆索要天价说媒费”……一段时间以来,关于婚嫁习俗的话题屡上网络热搜。今年2月,中央一号文件再次点名“高价彩礼”,将其归为重点领域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。记者整理发现,早在2019年,“天价彩礼”就被中央一号文件点名。而从2021年起,中央一号文件将其表述为“高价彩礼”,并对其连续3年点名。

2021年9月,民政部公布17个单位为第二批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,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位列其中,对“婚嫁陋习”“高价彩礼”进行治理,实验期为3年。实验区婚俗改革成效如何?年轻人婚恋观又有哪些新变化?记者前往三门进行调研,并与多位业内资深专家对话,共同观察这一场关于喜事的浙江实验。



三门县善吞杨村文化礼堂内展示的推荐菜单。

本报见习记者 周林怡 摄

相隔 10 年的两场婚礼

台州市三门县善吞杨村地处城郊接合部,与主城区只隔一条珠游溪。这个常住人口约1500人的村庄,村民以务工、经商为主,在三门200余个村庄里并不算富裕。

村民杨红梅仍深深记得为大女儿操办的一场婚礼。2012年,她在村里摆了50桌宴席。由于三门靠海,和厨师商定菜单时,特意加上了龙虾、青蟹等海鲜,一桌收费达2000多元。杨红梅所经营的食品批发商店,一年能挣20万元左右,对她来说,这场婚礼还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

“当时为了要面子,借钱也得办酒席。”杨红梅告诉记者,那时村里的攀比之风已经悄悄盛行起来:按村里习俗,婚礼要办三天,酒席至少30桌,甚至连桌上香烟选软壳还是硬壳都会暗暗较劲;来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则需要带上“份子钱”,通常300到500元。

“有人经济条件好能承受,但对有些人来说婚礼反而成了负担。”善吞杨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杨天杰向记者介绍,2005年,村里彩礼一般两三万元,到了2010年前后,彩礼则“水涨船高”,6万、8万、10万元以上的都有。

为改变这一现状,村里成立了由村两委、老干部、村民代表等组成的红白理事会,把文明节俭办婚丧喜庆事宜列入了村规民约。杨天杰回忆,早在2017年,村里就制定红白理事會章程、排出婚丧宴席标准菜单,可以被看作当地婚俗改革实践的开端。

然而,移风易俗并非一朝一夕的事。起初,不少村民并不能接受,他们认为红白理事会“管得太宽”,婚宴如何操办是自家的事情。杨天杰便发动村里党员干部,带头抵制大操大办、铺张浪费,如果遇上不配合的村民,理事会成员也会入户商量,来来回回谈。

不出半年,村里的攀比风气渐渐有了弱化。如今举办宴席,村里的文化礼堂提供场地,村民们仅需提前联系农村家宴厨师团队,按照600多元或800多元一桌的婚宴套餐标准来配菜、采购即可。“现在参加酒席,很多时候也不需要给‘份子钱’了,有些人会送几十个鸭蛋或皮蛋表示心意。”村红白理事会成员郑桂焦说。

与此同时,一场轰轰烈烈的移风易俗改革迅速在三门铺展开来。

春日,漫步台州市三门县前郭村,海风裹挟着潮湿的暖意。村中一处自建楼房的空地上,有一面被鲜花点缀的粉紫色背景墙,透明座椅上绑着的粉色气球轻轻摇曳——似乎在静待童话的发生。

这是当地90后姑娘黎佳颖为自己打造的农村新式婚礼。既没有大张旗鼓的酒席宴请,也省却许多繁杂冗长的环节。黎佳颖说,像这样在村里办婚礼的,她还是头一个。

“很多人其实本就有节俭的诉求,提倡简办后,也是给大家一个台阶下,村民们基本都自觉遵守了。”前郭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黎宏远认为,改革的成效是明显的:村里婚宴的桌数已从四五十桌普遍降至二十桌左右,每桌餐费不超过880元。

相隔10年的两场婚礼,仿佛一个窗口,透视出喜事婚俗的悄然改变。

向“重登记、轻婚宴”转变

三门婚礼的变化,仅是全国婚俗改革的一个缩影。

2020年5月,民政部向各地民政局印发《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》,婚俗改革序幕就此拉开。2021年4月和9月,民政部分两批共确定了32个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。

有网友曾表示疑问,入选婚俗改革实验区,是否意味着这些地方存在“不正婚俗”?对此,浙江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处长丁小策向记者介绍,实验区的确定遵循“自主申报、逐级推荐、单独确认、宁缺毋滥”原则,地方申报后,经实地调研、综合评估等工作环节,由民政部“择优确认”。

因此,被确认为婚俗改革实验区的地方,往往在入选前已经摸索出了一些改革经验。作为浙江省唯一一个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,三门县早在2016年就开始筹建新婚姻登记处,2018年建成浙江省首个婚姻文化示范基地,并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有效探索。

走进“升级版”三门婚姻登记处,红色布幔、喜字点缀窗户,墙壁上装饰着传统窗棂木雕,处处散发着典雅、温馨的中式古典韵味。除了办事窗口外,还设有婚姻服务教育厅,婚姻礼仪厅、婚俗文化厅,将传统婚礼元素,如花轿、婚房、婚嫁习俗等融合其中。

“这里的环境让领证变成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,站在台上宣誓、参加颁证仪式的那一刻,会觉得婚姻无比神圣。”前来婚姻登记的王女士表示。

三门县民政局局长缪世钿介绍,三门婚姻登记服务的创新,是为了让传统的“轻登

记、重婚宴”理念逐步向“重登记、轻婚宴”转变,“我们在全省率先推出‘县长颁证日’,就是希望让新人在结婚登记时意识到婚姻的庄严性和法定性,为婚姻幸福打下基础。”

目前,浙江多个地区在开展移风易俗的基础上,强化婚俗改革。在37个省级、48个市级婚俗改革实验区中,建设5A级婚姻登记机关、打造婚俗文化展示厅同样成为婚俗改革的抓手。社交平台上,不少新人晒出在各地民政局的“打卡”照片,还自发评出多个“最美民政局”。通过将仪式感前置,结婚变得简约又时尚。

与婚姻登记机关场所建设相配套的,还有颁证场所的建设。调研中,记者注意到一个新变化:不少新建的颁证场所选择与当地文旅资源相结合,打造别具风情的特色户外颁证基地。比如,舟山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海风光,在花鸟岛、东极岛等海岛打造“面朝大海”的颁证环境;嘉兴海盐结合各个镇的地方特色形成“半小时浪漫圈”,在满足新人对新式婚礼向往的同时,成为展示海盐文明风貌的窗口。

数据则是更好的说明:在全国不到400个户外颁证基地中,浙江就占了99个,位列全国第一。

当然,除了“硬件”升级,作为“软件”的婚姻家庭辅导教育等服务也必不可少。浙江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相关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一组数据:在浙江,不仅各婚姻登记处都设有婚姻家庭辅导室,相关服务还延伸至社区(村),设立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站点1082个,两年来,各地举办线上线下新婚课堂等活动2533场,服务群众108.3万人次。



三门县婚姻登记处颁证大厅内正在为新人开展婚姻辅导。



舟山普陀区集体婚礼户外颁证基地

(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)

三门90后姑娘黎佳颖为自己打造的农村新式婚礼现场。

传统与现代的PK

走进三门栖霞谷景区,草坪上,两枚环环相扣的戒指雕塑格外醒目。“现在年轻人追求氛围感,所以我们在设计景区时特意融合许多‘爱’的元素,希望为来这里举办婚礼的新人营造浪漫氛围。”项目策划人徐敏介绍。

近几年,户外婚礼、集体婚礼、旅游结婚等低成本新式婚礼,正成为新一代年轻人的选择。“我们会和新人强调不要铺张浪费,户外婚礼的流水席餐标通常每人不超过100元,新人还可以自带菜品来做饭,一切以舒适随性为主。”徐敏说,今年“五一”期间,栖霞谷景区已预约了十多场户外婚礼。

但采访中,不少婚庆行业从业人员也指出,在目前的婚礼市场,传统婚礼依然占据主流。这主要与父母辈的想法有关,传统婚礼背后所承载的是人情世故与礼尚往来,当与传统产生冲突,不少年轻人只能选择妥协。

针对这一现象,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副教授吴明证指出,“这其实是两代人的一种代沟。大操大办往往是老一辈的观念,因为在他们生长的年代,更多是依靠血缘、地缘等来构建社会网络,需要通过婚礼宴请的方式来强化关系。但在现代社会,年轻人更多依靠‘弱关系’生活交往,也因此更追求婚礼本身的意义。”

这种传统和现代的PK,还体现在彩礼问题上。作为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婚俗礼仪,“彩礼”的“彩”是彩头,“礼”是礼仪,原本寄托着对美好婚姻生活的期盼。但近年来,“天价彩礼”频频进入大众视野,甚至民间还流传着一张“彩礼地图”,不少网友将其视为婚礼的“甜蜜负担”。

吴明证表示,彩礼的本义是以礼的形式维持和规范婚姻秩序。但同时,在旧社会,彩礼也带有“补偿”意味,其底层含义是将女性作为财产给对方。“现代社会已经没有这个土壤了,女性地位提高,婚姻更多是

一种共有共享关系。在许多地方,彩礼的内涵也发生转变,更多是父母给予新人小家庭的‘启动资金’。”但他也指出,部分地区依然存在如“彩礼高代表嫁得好”的传统观念,这也是目前高价彩礼难以根治的深层原因之一。

“婚事新办简办,不仅要向年轻人积极引导,事实上更需要长辈们转变传统观念。”丁小策指出。

那么,如何在传统婚俗观念与婚事简办中取得平衡?浙江省婚姻家庭协会会长谢需建议,既要肯定传统观念中对婚礼仪式感的重视,通过仪式让新人感受婚姻家庭蕴含的责任担当;同时也要把现代方法和传统仪式相结合,大操大办、陈规陋俗不可取,关键是要用创新方法引导,比如通过直播等形式让各地亲友线上送祝福,以及举办集体婚礼、旅行结婚等。

在政府引导层面,则需要多部门联动,共同建立一套长效机制。“婚姻登记处是婚俗改革的前沿阵地。”丁小策说,但往外延展,还需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,并且要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,比如将移风易俗、婚事简办纳入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等。

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意识到,小而美的婚礼才是他们心中想象的婚礼。眼下,婚庆市场已经敏锐捕捉到变化的信号。宁波婚礼策划师芥未向记者介绍,近期最火的是“目的地婚礼”,“就是一种将婚礼仪式、婚纱摄影和蜜月度假相结合的新型婚礼模式,甚至有不少60后的叔叔阿姨来咨询,他们自己当年因为经济条件原因没有办婚礼,现在想补办一场小而精致的‘目的地婚礼’。”芥未说,越来越多的父母辈开始接受像这样小规模、个性化的婚礼,“从婚礼场地的选择变化上,能明显感到传统的婚俗观念已经有所改变。”

(应采访对象要求,文中杨红梅为化名)

➡ 链接

婚俗改革的N种打开方式

杭州市上城区

创设宋韵婚典集体婚礼品牌,构建南宋婚俗文化展馆,开设婚俗文化社区教育课程。

打造公园式婚姻登记服务中心。按照5A级婚姻登记机关标准,在桃花湖公园内打造新上城婚姻登记服务中心。在婚姻服务中心内建设集教育、展示、沙龙、培训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场馆。

首创结婚颁证仪式网络直播,拍摄“幸福密码”婚姻家庭教育短片。

舟山市普陀区

选择地理位置绝佳、可隔海望见普陀山的主城区莲花洋海滨公园,打造新的5A级婚姻登记机关;依据多个爱情主题旅游岛资源,谋划打造婚礼场地和户外集体颁证基地。

将婚丧礼俗写入村规民约、社区公约,明确红白理事会、老年协会等村民自治组织职责。

(来源:浙江省民政厅)